

中國古代禁毀小說

風流悟·听月樓·第一美女傳

清·坐花散人

清·不祥撰人

清·素庵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/景文编·-阿图什

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,2001.8

ISBN7-5374-0252-3

I.中... II.景... III.章回小说-中国-古代...

IV.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30280 号

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

(新疆阿图什)

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47.5印张 3568千字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套

ISBN7-5374-0252-3 定价:1280.00元(精装12卷)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

第一美女传

素庵主人撰

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/景文编·-阿图什

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,2001.8

ISBN7-5374-0252-3

I.中... II.景... III.章回小说-中国-古代...

IV.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30280 号

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

(新疆阿图什)

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47.5印张 3568千字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套

ISBN7-5374-0252-3 定价:1280.00元(精装12卷)

目 录

-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(1)
-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(8)
-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(20)
- 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(29)
-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(34)
-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(42)
-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(52)
-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(61)
-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(70)
- 第十回 睢阳城烹童杀妾 (77)
-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笏骂贼 (88)
-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(97)
-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(105)
-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(114)
-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(124)
-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(133)

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、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罽瑶觞。渐酒酣歌竞、重过横塘。更有题花品鸟，骚人辈、仔细端相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周曰镐京，汉曰咸阳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伐，把个天下四分五散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，生出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谬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。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等各自分踞地方。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，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基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。一班儿文臣武将，济济跽跽，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安靖。

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氏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她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、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双揽到身上担任起来了。虽然久蓄异志，终究各公在前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竟揽在

身。及至高宗亡后，传位太子，知其懦弱，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。安置自己临朝临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，叩头称臣。那武氏严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，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，只当做临幸嫔妃，彰明昭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、王怀义、张易之四人，最叨宠爱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顽耍。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闈的秽言，朝野的丑声。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

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觉察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！到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该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，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

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。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贬的贬，死的死。朝廷正事，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势利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王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虽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

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！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在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是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，本贯武陵人氏。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。移住长安城内，只生景期一子。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。七岁就能做诗，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。闲时，还要把些六韬三略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。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团成，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。自己时常想道，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媚。那家女儿的媿妍好歹，哪里知道。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。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！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。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磋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

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，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无不极口称赞。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，竞胜秋波；十指纤纤，犹如春笋。下笔成文，曾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腹满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酒盘果菜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环掌了

灯，进去睡了。

景期在书房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床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环已开着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，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安，一夜睡不着，因此特来问爹，娘身子可好些吗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环出去，吩咐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意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。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。那钟秀遗命：因原籍路远。不必扶棺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裳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之七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、自小在书房中伏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造小房五大间，就在父母坟旁。只留一个苍头，一个老嫗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。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，正值天宝十三年开科取士。宗师将他名字已经申送，只得唤苍头随着，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

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进场应试。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

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正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振笔疾书。真个是字中的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。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阔的，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店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、酒楼上，及古刹道院里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那钟景期回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邪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。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衷。思量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哪里还有工夫再去选择佳人，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

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人往城内城外、大街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。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甚么，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必是众位相公，一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吗？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。相公又没有娘子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。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哪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吗？我前日在门首见有跌课的走过，我教他跌了一课，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。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，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提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有几个人家。一带通是白石墙，沿墙走去。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。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

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。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作白日撞不成？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柳参差，苍苔密布。一条街是白石子砌就的，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横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进去，是一带长廊。通是朱漆的卍字栏干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百余枝映得檐前里翠。走进了廊，转进去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。古鼎高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枝，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。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梅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

此时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慢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翁、黄莺儿飞得好看，叫得好看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。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挨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，在耳边吹过。那楼旁一个小角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。里面嘻嘻笑笑，只听得说：“小姐，这里来玩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，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环，拥着一位美人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蝉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

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磁古墩儿上坐下。那些丫环们都四散走在庭中，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，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，有的在茶藤架边摘乱了发丝，吃惊吃吓的双手来按，有的被蔷薇刺儿抓住了裙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，有的衣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，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，有的耍斗百草，有的去看金鱼。一时观看的不尽，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。也不与她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她插在头上。便端端正正的，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干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，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吧！”众丫环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，冉冉而行。众婢拥着，早进了小角门儿。“呀”的一声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。还疑是梦魂儿，错走了月府天宫去。不然，人世间哪能有此女子，酥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。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，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，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她的余香，假假他的遗影。正在模拟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，看时，却正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，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，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
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
宿疾多惭鹦鹉身。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
鹊贪欢喜也嗔人。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
地上相逢一面薪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。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。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感春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
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
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一直往巷口竟走，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哪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人戴着尖

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多岁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他是旧日的书童，名唤冯元。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伏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童儿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？一向在哪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。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。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吗？”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里，极好的了。说完往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一把钥匙来，把门上锁开了，推开门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，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帘吊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，照壁上挂一张大红大绿的关公。两边贴一对春联，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”。景期看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，景期想道：“他往哪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了后半间房子去，望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。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着些碗盏儿。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。马刷儿、马刨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不见冯元的影子。

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熟肉，摆在桌上。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：“相公坐

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未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了两样来，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！”冯元道：“惶恐。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站在旁边斟酒。原来那酒，也是店中现成烫热的了。

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他，道：“你一向可好吗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做香火道人，做了年余。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折得精光。和尚也不知哪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去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仆侍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帮他养马，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。小人就顶他的名缺，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了又要打。料草银子，月粮工食，通被那些官儿一层一层的扣克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，还要放青糟粕，喂料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。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

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连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后门，一带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户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面就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连英儿巷哩！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竹门里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吗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。他前门也在锦里坊。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起，只记得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。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”

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，叫做葛太古。小人一时忘记了。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。认是没有认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没有公子的。”他夫人已死了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。”

景期听见“明霞”二字，暗暗点头。又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，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比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针线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吗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他家的。那葛老爷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。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强。所以小姐如今十八岁了，还没对头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？”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。他家园里一个杂人也没得进去的，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，这老头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。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人极相好，不是他今日请我，就是我明日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，谈谈这些闲话。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，向小人说的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可也到他园里玩耍吗？”冯元道：“别人是不许进去的。小人因与毛老儿相好，时常进去玩耍儿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？小人一日在他园里，见一个贴身伏侍小姐的丫环，出来采花。只这个丫环，也就标致得够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，那丫环是小姐贴身伏侍的？”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。他说这丫环名唤红于，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”

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这段姻缘，倒